

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

攀枝花开峥嵘岁月

本报记者 钟华林

铭刻红色记忆 倾听时代足音

本报记者 刘畅



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。

刘家成摄

四川攀枝花，中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。每年二三月份，那满城红艳艳的花朵次第绽放，把一座英雄城市装扮得光彩夺目。

伫立于穿城而过的金沙江畔，凝神静思，那汹涌的江水把人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声势浩大的“三线建设”战场。奔腾不息的水流，像那数十万大军挥汗劳动的场景，水流拍打礁石发出低沉的吼声，又像那开山采矿的隆隆炮声。

如今，人流散去，炮声已远，当年以攀枝花大型钢铁建设为序幕的“三线建设”，在攀西大裂谷留下两座耸立的丰碑，一座是四川南向门户城市攀枝花市，一座是特大型钒钛钢铁企业攀钢集团公司。同时，成昆铁路建成通车，以及一大批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，使四川成为中国内陆腹地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和科研基地，并推动四川等省区的“老、少、边、穷”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。

“白天扛杠压，晚上压杠杠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经济封锁、战争威胁，一天也没有停止。1964年夏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“三线建设”的重大战略决策。

“‘三线’是一个战略构想，这个构想把全国沿海、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前线、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，分别称为一线、二线和三线。其中，三线范围包括川、滇、黔等13个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，这一区域位于我国纵深腹地，在当时形势下，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。”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长张鸿春向记者介绍。

轰轰烈烈的“三线建设”，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开建拉开序幕。1964年下半年，数十万建设队伍从各地向攀枝花集结。虽然出发前已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，但眼前景象还是出乎许多人意料。

当年刚满20岁的李绍先就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。“我从四川阆中坐了6天车到攀枝花，到工地一看，差点不想下车了！”他目力所及都是荒郊野岭，不通水，不通电，没住房，没食堂。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搭席棚。找钢钎打洞，找木头支撑，找油毛毡作顶，以竹席挡风，几根木杠扎一排，铺上席子就是床。躺在床上看得见星星，早上起来，满

嘴满鼻孔都是尘土。第二天就上了工地，开始“白天扛杠压（指挑土抬石），晚上压杠杠”的岁月。

条件虽然很艰苦，但没有人退缩。“1965年初，10个部委的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，仅设计方面，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、设计、施工、设备制造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1300人的设计大军，在‘席棚设计院’进行了一场在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‘设计大会战’。”张鸿春说。

“不想爹不想妈，不出钢铁不回家”

攀西大裂谷蕴藏的铁矿十分丰富，但这里的铁矿不是一般铁矿，而是钒钛磁铁矿。早在1958年，攀枝花的铁矿石就运到前苏联进行过科学院实验，得出的结论令人沮丧：由于含钛量高，不能解决铁渣分离的问题。这是“不能冶炼”的“呆矿”！

掌握铁钒分离的冶炼技术，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。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大环境下，没有外国专家可以依靠，只能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。为此，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8名行业专家汇聚攀枝花，攻坚克难。

“千军万马已进驻攀枝花，党中央及全国人民都在期待，如果冶炼失败，我们将成为‘罪人’！”今年82岁、原冶金部攀钢钢铁研究院炼铁室主任李身钊是“108将”中的一员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他依然很激动。

“高炉有3个孔，一个进风，一个出铁水，一个出矿渣，但由于含有钛矿，矿石在炉子里变成了一锅‘稀饭’，要么太稠，出不来铁水，要么太稀，渣和铁水一起涌出来了，怎么都分不开。”李身钊与同事们为解决这一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常常通宵达旦。许多人放弃了节假日、放弃了与家人团圆，坚守工地，一待就是几年。“不想爹不想妈，不出钢铁不回家”，是三线建设者真实的精神写照。

试验、失败，改进、再试验，再失败……就这样，从1964年开始，几年间，专家们先后辗转北京、承德、西昌、攀枝花等地，在不同条件下进行了1000多次试验，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！1970年6月29日，攀钢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犹如一条金色游龙从出铁口钻了出来！从此，攀钢打开了攀西

资源宝库的大门，他们创造的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新技术，颠覆了“呆矿”“不能冶炼”的论断。

攀枝花钢铁基地不仅在中国最需要钢铁的年代，从“呆矿”里取出了铁，炼成了钢，在此后的50多年里，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发扬三线建设者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的精神，对钒、钛的开发利用也取得可喜成果。

他们生产的钢铁钒钛精品，被广泛应用，从时速200公里的中国第一批高速钢轨，到时速350公里的100米长尺钢轨，从国内京津高铁到印尼雅万高铁，攀钢含钒钢轨在业界创下多个第一。如今，攀钢的钒产品占国内市场的近半份额，全球市场占有率约25%，高端钛材被应用于航空航天、海洋工程等领域。

从“7户人家”到“阳光花城”

“黄桷树下，七户人家……”，说的是三线建设者们当年在攀枝花安营扎寨的地方。

为服务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，1965年2月，中央批准建立攀枝花特区，4月，为保密改为渡口市，1987年1月更名为攀枝花市。50多年过去，地处川滇接合部的攀枝花市，总人口已发展到120多万人，其中超过98%的城镇人口是来源于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及其后代。

在建市之后的数十年里，攀枝花市钢铁产业“一业独大”。兴于钢铁的攀枝花，也一度受困于钢铁。钢铁产能过剩，产品结构单一，污染比较严重……长期以来，大自然赐予的另一宝贵资源——充足的阳光一直被忽视。

近年来，攀枝花市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做好钒钛、阳光“两篇文章”，叫响“工业不强不叫攀枝花”，携手攀钢全力打造千亿级钒钛企业和高水平产业集群；同时做好钒钛、阳光的辩证法，充分发掘当地日照时数长达2700小时、年均气温20.3摄氏度的独特优势，大力发展旅游度假、医疗养老、观光农业，去年入选中国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地级市20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样一座以钢铁冶炼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，环境空气质量逐年改善，去年优良率达到98.6%，居全省第二位。

攀枝花是一座“年轻”的城市，却因与“三线建设”的密切联系，而积淀了丰富的精神财富。在公园、社区、村镇里……都可见与“三线精神”相关的纪念碑、博物馆、遗址，在无声诉说着那段战天斗地、艰苦创业的历史。

历史的印记也许就在身边，就在人们抬头、回望的一瞬间。就像在攀枝花公园里，高26米的攀枝花英雄纪念碑，已融进这座城市的喧嚣与寂静。纪念碑前，常年不乏前来参观的游客，而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孩子们，会饶有兴致地缠着大人讲讲“三线建设”中的英雄故事。

追忆“三线精神”，人们必到之处就是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，这是国内展陈面积最大、馆藏资源最全、社会影响最广泛的“三线建设”主题博物馆。2015年，攀枝花在建市50周年之际建成了这座建筑面积2.4万平方米的博物馆。自开馆以来，该馆已接待观众200万余人次，平均每年征集各类实物、史料达600余件。

博物馆讲解员李佳静工作一年多来，接待了200余批次观众，有很多让她印象深刻的场景。“我曾经接待过一位老先生，他在‘三块石头架锅’的图片前站了很久。”老人说，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。当时，建设者们走到哪都背着一口锅，做饭时就找三块石头架起来，最常吃的是“红糖”稀饭。“他们所说的‘红糖’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红糖，而是因为做饭需要舀金沙江里的水，江水浑浊，煮出来的稀饭掺杂泥沙，总是泛着淡淡的红色。”

“三线建设”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份，更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。在一个因“三线建设”而生的社区里也有一间博物馆，传递着历史的温度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众多外省建设者援

建攀枝花，开采兰尖铁矿。先生产后生活，兰尖社区在一片不毛之地上从一顶顶帐篷、一间间茅草屋再到一栋栋瓦楼，随着人气聚集逐渐成规模。

“2015年，我们街道、社区筹资10万元，利用社区一间2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打造了一间‘微型博物馆’，当年征集到藏品近百件，都是社区居民自发捐赠的。”博物馆讲解员邹璐璐告诉记者，如今博物馆面积已扩大至400余平方米，藏品增至500多件，并正式更名为攀枝花市东区兰尖故事博物馆。

邹璐璐说，只有把故事讲好，“三线精神”才更有生命力。居住在社区的3位平均年龄75岁的老人，组成义务讲解员队伍，以亲身经历为人们讲述那段艰苦岁月。

大田会议纪念馆远离了城市的喧嚣，与乡野民居为邻。村镇风貌日新月异，这里则被完整地保留下来，成为人们了解攀枝花建设历史和旅游观光的一扇窗户。

在仁和区大田镇街道东面的斜坡上，有一个四合院，院内一栋小青瓦结构的两层小楼曾是1962年仁和区林业局的办公楼。1964年，100多位负责开发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专家在此办公。

“我们常说，攀枝花的蓝图从这里诞生，是因为1964年9月9日大田会议在这里召开，会议制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规划。”大田会议纪念馆负责人杨守华带记者参观了红色记忆展览、史迪威公路展览等6个展厅。

“不闻大西南不懂得路多远，不抡大铁锤不知道手心几层茧，不进大会战不知道水泥汗水拌。”这是歌曲《难忘大三线》中的歌词。可以说，攀枝花就是“三线建设”成果的缩影，而一间博物馆、一处遗址，更是让这段历史历久弥新。



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会议旧址的一间会议室。

钟华林摄

栋砖瓦楼，再到今天整个社区已经有了88栋楼房。而我也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遥想当年第一次分房时，只是一间18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呢！

2014年夏天，当我得知社区要建一座博物馆时，第一时间捐出结婚时买的缝纫机、“三五牌”座钟以及10多张老照片。第二年，博物馆建好后，我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。我的经历像“一根针”，老物件是“一条线”，工友们的故事像一颗颗纽扣，串起来就是一个精彩的篇章。

目前，博物馆已经接待近5000人，开展党员教育活动20多次。我愿尽一己之力，讲好“三线故事”、弘扬“三线精神”。（本报记者 刘畅 整理）

亲历者说

讲好“三线故事” 弘扬“三线精神”

我叫李绍先，今年76岁，是攀枝花市东区兰尖故事博物馆的一名义务讲解员。

我们常用“七户人家一棵树”来形容开发建设前的攀枝花，那是何等的荒凉孤寂。据考证，几十年前，钒钛磁铁矿的发现者常隆庆一行，经常在兰尖社区所在的瓜子坪一带活动。他们发现的兰尖铁矿占地面积3.7平方公里，工业储量达2.96亿吨，是攀枝花的“钢铁粮仓”。我就是开采兰尖铁矿的首批工人里的一个。

1965年12月7日，我来到兰尖铁矿，经过3个月的培训学习正式上岗。

每天6点起床，8点准时上通勤车。我们的车子挺时髦，是“敞篷”货车，10米位

工友往车斗里一坐，车子摇摇晃晃，顺着山路开行3公里便到了硫磺沟，也就是我们当时采矿的地方。那时，我们是以10人小队为一个单位，整个矿山二三十支队伍你追我赶，竞赛氛围十分浓厚，为的就是确保在1970年7月1日之前，让攀枝花钢铁基地能炼出第一炉铁水。

1999年，我从兰尖铁矿退休了，但这一条长3公里的山路，我时常还会去走走、看看。山路周边是曾以铁矿为中心的居住区，路旁还保留着当年修建的蓄水池，处处是我们奋斗青春、挥洒汗水的印记。

我在兰尖社区生活了整整56年，亲眼见证了这里的第一个席棚子大通铺，第一



如今的攀枝花市中心城区。

王东摄